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老残游记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主编：刘以林

老残游记

著者：[清]刘 鹗

缩编：蒋家举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刘鹗(1857~1909)原名孟鹏,字云搏,后字铁云。清江苏丹徒人。

《老残游记》以“老残”这个摇串铃走江湖的医生的活动为线索,记述作者在各地游历时的见闻。通过辐射式的结构,广泛地展示了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。尤其在揭露官场流弊方面,与一般小说往往专写贪官不同,它的重点是揭露“清官”。酷吏杀人的情景令人发指;治河官吏只管中饱私囊,不顾百姓死活的事,更是令人触目惊心。本书的写作特色是:作者语言精练,富于表达能力;人物心理描写也有独到之处。作品中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,“老残”十分痛恨和恐惧革命,第十一回中对“北拳南革”的斥责,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,所以这是一本瑕瑜互见的作品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|
| (1) | 老残游记 |
| (83) | 老残游记续集 |

老残游记

自 叙

哭泣者，灵性之现象也，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灵性生感情，感情生哭泣。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泣；八大山人以画哭；王实甫寄哭于《西厢》，曹之言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意？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，名其酒曰“万艳同杯”者：千芳一哭，万艳同悲也。

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种教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

者，其哭泣愈悲：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吾知海内千芳，人间万艳，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！

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蓬莱山，山上有一蓬莱阁。城中人常于下午携樽挈酒，在阁中住宿，次日天未明时，看海中日出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，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，单名英字，号补残。这老残无祖业可守，又无行当可做。正处饥寒交迫之际幸遇一个能治百病的摇串铃道士，老残便拜他为师。从此也就摇个串铃，替人治病，奔走江湖二十年。

这年老残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遇一大户。姓黄，名瑞和，身患奇病：浑身溃烂，经历多年，无人能治。黄大户家管事得知老残有法子治病，遂留老残住下治病。果真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黄大户家自是异常快活，叫了戏班子大摆筵席以示

庆贺。

这日，老残多喝了两杯酒，正在歇息，忽然看见外边走进两个昔日的至友：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慧生。原来文、德二人欲访蓬莱胜景，特来约他。老残也因困于酒食，已觉怪腻，便欣然前往。不久，三人便到了蓬莱胜境。次日，文、德二公陪着老残在蓬莱阁中等待日出。突然海上风云变幻，情状甚为谲诡。慧生道：“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成的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天风海水，能移我情，即使看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慧生拿着望远镜左右观视，忽然大叫：“噫呀！你瞧，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中，好不危险！”两人用望远镜一看，都道：“噫呀！实在危险得很！幸而是向这边来，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”待那船更近，三人凝神细看，原来是只很大的船。船身吃水很重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不计其数，却无篷窗，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溅着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这船已千疮百孔，破烂不堪，八个管帆的也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搜那些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，剥他们的衣服。章伯不禁狂叫：“这些该死的奴才！这船眼睁睁地就要沉覆，他们不知想法敷衍早点泊岸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！”慧生道：

“章哥，等他们泊岸，我们上去劝劝便是。”正说话间，忽见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挨过舵来，又向东去了。章伯骂道：“好好一船人，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何不驾一只渔船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？岂不救了一船人性命？”老残笑道：“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二百人，我们三人要去杀他，只会送死。依我看，只因两个缘故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。一则他们只会过太平日子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风浪，所以都慌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。平常晴天，有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。那知遇了这阴天，他们没了依傍，不知方向，只好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我们不如送他们一个罗盘，再将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岸了吗？”文、德二公也极赞成。准备停当，三人便挂帆追去。由于顺风，一霎时，离船已经不远了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。这时又有一人在高谈阔论，大骂众人为什么不想法挽回全家老幼性命。众人被他骂得倒有点心动，其中便有数人出来请教。那人便道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，大家敛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拼着几个人流血，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地……”众人

一齐拍掌称快。章伯对二人说道：“不想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！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慧生道：“姑且将帆落几叶下去，看他如何举动。倘真有理，我们便可以回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罢了！”果然，那演说的人敛了钱，便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高叫：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又叫道：“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杀了吗？”那些依着他去打骂船主和掌舵的，俱被那旁边的人杀了抛下海。那个演说的又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么？”那船上老年晓事的也高声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乱动！倘若这样做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！”三人看情况危急，忙将帆叶抽满。上得大船，三人便将方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和气地问：“此物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”哪知下水手忽然起了咆哮：“船主！千万不可为这几人所惑！他们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！他们是天主教！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杀了，以除后患！”这一阵嘈嚷，满船人俱为之震动。船主、舵工俱犹疑不定。一个舵工说道：“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罢！”三人垂泪上

了小船，哪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顷刻间，将那小小渔船砸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砸得沉下海去，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，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先生，起来罢！天已黑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慌忙睁开眼，愣一愣道：“呀！原来是一梦！”

又过几日，老残向管事道：“现在天气渐寒，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，明年如有委用之处再来效劳。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大明湖风景。”管事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封奉银两，当晚设酒饯行。

到了济南府觅了一家客店，休息停当便照例摇着串铃满街趲了一趟。一日，老残从鹊华桥往南走向小布政司街，心里正捉摸着在历下亭前和铁公祠前那一副副对联，一抬头，见墙上贴着一张黄纸写着“说鼓书”；旁边一行小字“二十四日明湖居”。又听得耳边两个挑担子的说道：“明儿白妞说书，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，来听书罢。”一路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，心里诧异道：“白妞何许人？为甚一纸招贴，便举国若狂如此？”进得店去，一问茶房却更不相信了。原来这白妞名叫王小玉，她十二三岁时就学会说书，所有什么西皮、二簧、梆子腔等唱，一听就会。仗着她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，她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，她又把南方种种腔调都融在鼓书的调儿里面。不过二三年工夫，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，听了她唱书，无不神魂颠倒。只是要听还要早去，迟去了，连站的地方都不会有了。次日，老残走到明湖居才不过十点钟光景，园子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，无处落脚，只好送了看座儿的二百个钱，才弄了一张短凳，在人缝里坐下。前面预订的空桌也陆续地满了，到了十一点钟，先是一个男子弹了曲三弦，人也不甚留神去听。停了数分钟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上场了。她左手取了梨花简，丁丁当地敲；右

手持了鼓捶子，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。忽羯鼓一声，歌喉遽发，字字清脆，声声宛转，如新莺出谷，乳燕归巢。其中转腔转调处百变不穷，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，以为观止矣。老残旁坐有两人，其一低声道：“此想必是白妞了罢？”其一人道：“不是。这是黑妞，她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，她的好处人说得出，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；她的好处别人学得到，白妞的好处别人学不到。若白妞的好处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及她十分里的一分的。”

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，台后又出来了一位姑娘，年纪约十八九岁，瓜子脸儿，白净面皮，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，只觉得秀而不媚，清而不寒。那双眼睛更是顾盼生辉，如秋水如寒星，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。王小玉启朱唇，发皓齿，唱了几句书儿，声音初不甚大，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：五脏六腑里像是熨过，无一处不伏贴；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，无一个毛孔不畅快。唱了十数句之后，渐渐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个尖儿，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。哪知她于那极高的地方，尚能回环转折。几啭之后，又高一层，接连有三四叠，节节高起，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：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，以

为上与天通；乃至翻到傲来峰顶，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；乃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；愈翻愈险，愈险愈奇。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，陡然一落，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山腰里盘旋穿插。顷刻之间，周匝数遍。从此以后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细，那声音渐渐地就听不见了。满园的人都屏声凝神，不敢少动。约有两三分钟之久，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发出，忽又扬起，像放东洋烟火，一个弹子上天，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纵横散乱。这一声飞起，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。那弹弦的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坞春晓，好鸟乱鸣。耳朵忙不过来，不晓得听哪一声为是。正在缭乱之际，忽听霍然一声，人弦俱寂。这时台下轰然雷动。待闹稍定，只听台下一少年人说道：“当年读书，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，有那‘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’的话，我总不懂，余音怎么会绕梁呢？又怎会‘三日不绝’呢？及至听小玉说书，才知古人措辞之妙。每次听她说书之后，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是她的书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总不入神，反觉这‘三日’下得太少，还是孔子的‘三月不知肉味’，‘三月’二字形容得透彻些！”旁边人都说道：“梦湘先生论得

透辟极了！于我心有戚戚焉！”

说着，那黑妞又上来说了一段，底下白妞又上场说了一段“黑驴段”，其音节全是快板。白香山诗云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可以尽之。其妙处在说得极快的时候，听的人仿佛都赶不上听，她却字字清楚，无一字不送到人耳轮深处。

这时不过五点钟光景，算计王小玉应该还有一段。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样好法。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

话说众人以为王小玉必还要唱一段，不知只是她妹子出来敷衍几句就收场了，当时一哄而散。

老残到了次日步出西门，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。出了趵突泉后寻着了金泉书院。进了二